



劇談錄卷下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駢述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
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僮瑰瑋累居藩翰富於
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
名場日失意邊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
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爲名及期而
往聽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
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

廣器用悉是黃金堦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靡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邇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

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竄於日南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軸或將甲第爲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

累年再昇鼎鼐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
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譽一時流芳千載豈不
偉歟其有冒官爵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
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
爲玉椀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間惟石古
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化權威勢與恩
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
之嘗因暇日休澣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

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
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憇息於清涼之所旣而延於
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俱有炎爍
之慮及別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飈爽氣
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
熯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
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
海中云海旁有居者
得之於漁扈其初以爲鱗介之屬曾有老人見而
識之僧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煖金
帶辟塵簪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爲惡溪
沉溺使崑崙沒水求之在鱈魚穴不能取
平泉莊
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

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峯九派迄于海
門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脇骨一
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在
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致
雅好山水相國居廊廟日以白衣擢昇諫署後歸
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
徵黃詔余慙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即玄宗朝將作監康訢舊
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
覽者罕不經歷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
六百朵繁艷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
中朝士數人尋芳遍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
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竒矣然世
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
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
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
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
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

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
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
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間施設幡像有板壁
遮以舊幕幕下啓開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間頗
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栢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
娑幾及千朶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姿半開炫耀
心目朝士驚賞留戀及暮而去僧曰予保惜栽培
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
何如耳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
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閑步將出門

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
忽有弟子奔走而來去有數十人入院掘花禁之
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嘆坐中但相盼而笑既
而却歸至寺門見以大畚盛花昇而去取花者徐
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
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
十兩蜀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輶衆
所推伏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

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乞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已欲令殞于手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奮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方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瘵月餘力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方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旣而愁憤吁嘆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媪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媪憂恐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媪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其所

知若言壯勇當爲主人除之母與子遽叩頭曰若此則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闕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束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園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押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

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藥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藥花甚繁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女僕僕者皆巾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

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
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王
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
唳景物輝煥舉轡百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
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
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
吟俱有聞玉蕊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
心禱至神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藥笑
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
覩薜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

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
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王女
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
驚恠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絲滿院春羽衣輕
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白
醉吟詩云羸女偷乘鸞去時洞中潛歇弄瓊枝不
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
千公路以施丐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

既微漸不能普台鉉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
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凋弊所望明
公弼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
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
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
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已車濟人於溱洧君子
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
者覽書憑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乾符二年春

下第歸寧漢上所居因井渫得鯉魚一頭長可五
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所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
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
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
肅既入門見聽事有女人戴金翠冠着紫繡衣據
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
人吏從執簿領而出及軒陞間付雙鬟青衣著於
繡衣案上更引韋生東廡曹署理詰殺魚之狀韋
引過道樞去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
江海湫湄雖人所食即無從而辨矣但昨者得之

於井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却還試與崔廣爲佛道功德庶幾消滅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讒經及旬餘韋生果歿韋乃道樞姑之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韋母泣告道樞及瞑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

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去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去崔道樞所害兩龍事關天府原之不可按罪急追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

舊傳夔州

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所也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勲蔭物用優足恣

陳錦衣玉食不以充飢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
欲有李史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
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
往李因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之門徒久矣每見
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
其意此乃驕逸成性史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
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修辦小筵未爲難事
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
選日爲請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
不下筋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

俱致一匙於口然相眄良久咸若殮茶食麩李莫
究其由以失餽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
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
李史君特備一筵庖膳間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
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
食炭炊之餽又嫌何事復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
餽先燒令熟謂之煉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
李史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飡啗僧撫掌大笑
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瀍洛財產剽掠
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

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賣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囂既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但低首慙醜無復詞對

古人去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帝幸武帳堂將往勅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

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

初王仙芝敗

黨南走交廣朝廷以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湖屯據要路議者以為高令公奔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擁眾北來浮舟遂逼淮甸於天長縣廣布營寨駐泊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已賊鋒因此彌銳長驅遂涉淮北時齊相公領青州觀蜂蟻強眾亦不敢進卷旆遄征或於中路遲留藩屏既無捍禦廟堂復失機

時李相鎮蒲

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馬播遷俱有勤王之志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盛立

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聽詢以謀計
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
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歛然而
倒左右扶之不及爲地甃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
達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
歎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
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爲表章使兩騎馳至
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
繒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旣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
施設侷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

弦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
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
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
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遽
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
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
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
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隣道會兵旬朔
間邠涇洋隴及汭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旣而神
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

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
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
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
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衆
巢聞之殊不介意言我行却半天下所至無不收
剋直至高令公猶不敢出軍敵我鄭相國擬
作何計唯趙張王潘聞之已為奔軼之備也俄而
蒲關晉絳并汾澤潞及河北三鎮並舉雄師翕然
響附相國伏節訓兵援旗誓衆摧鋒篤戰累剋兇
渠首運奇謀終摧巨孽其後請朝庸蜀復秉化權
匡國濟時終始一致文經武緯何謝古人詩云維
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相國有焉

老君廟畫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
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
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

子廟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杜工部題詩云

高禁禦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
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
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金王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官牆五聖
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旒旒盡飛揚翠
栢深留景紅梨迴得霜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
身退甲周室經傳拱漢皇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
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莫知畫者誰氏繪事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東

天王部從中緋衣神人抱野雉一隻逼而觀之勢若飛動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拱枓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去每清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去夕照紗窓起暗塵青松逸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叙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篲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舡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舡後有小竈安桐甑而炊卮角僕烹魚煮茗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

從而問之乃曰白傳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巖史君遇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巖士則本穆宗朝爲尚醫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誤於巖嶂之間不覺遂行數日所齎糗糧旣盡四遠復無居人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煙蘿四合纔通小徑士則連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

隙之內有一人於石榻偃卧看書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去自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囂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有一物可以療之念君遠來相遺自起於梁棟之間脫紙囊開啓其中有百餘顆如蒲豆之狀俾於藥室取鑊拾薪汲泉而煮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已極豐飢復曰汝得至此

當有宿分自茲三十年間不飢渴俗情慮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採薪人相值可以隨之而至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採薪者在路側或問隱者姓名竟無所對纔經信宿已及樊川村野既還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意衣褐杖藜多止巖岫居守盧僕射耽味玄默思覩異人有道流迷其事延之致於門下及聞方伯之說因以處士奏官自梓

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經周歲解印乃歸羅浮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使人訪之猶在山谷

大中十四年之任建安路由江浙時蕭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宿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皆無食也

韋顥梟鳴

大中年韋顥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

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所裕之輟居

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

設有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顓夜分歸于所止擁爐而坐愁嘆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顓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恠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顓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為不吉

考

命相日雨電

崔沆豆盧瑑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為南面都統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電大如鷄卵時五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為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疾

不以神鬼爲意每見人銜盃酌酒無不怒而止之
一旦暴得風眩方卧簷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
前云隣伍間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尪劣服飾或
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堦而上左右
妻孥悉無所覩謂潯曰爾常日負氣忽於我曹至
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醇酎數斗衆欲
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逼飲兩壺俱盡床第衾
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潯曰何似當時惜酒自茲百
骸昏悴如病宿醒寢瘵惛然數月方愈馮給事爲
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
趙歸真探賸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
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鸞駮鶴馭
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
採取旣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冶乃
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
有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况
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
明日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

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全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資御菓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

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藥穠艷月餘方謝及武皇猷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間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齋財寶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志俾於岸頂坐守藥爐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申

物來萃歿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
微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爐中鍊藥乃
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
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
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寶之以
囊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
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爲
世網所縈苟慕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
之藥每丸可益筭十二有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
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騭非行道有心之徒

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啓告吾爲助爾
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遭疾而沒服之皆愈
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
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間同泊有子一人方
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老哭泣不
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
驗再服一粒蹶然而蘇去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
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
周尊師令喚廳事間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簪
笏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故還

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
財物分其半以荅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
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廣謫仙怨詞

台州刺史
竇弘餘撰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
敗績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
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
力士曰吾蒼惶出狩長安不辭宗廟此山絕高望
見秦川吾今遥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
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

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

中書令張九齡每
因奏對未嘗不諫

誅祿山上怒曰卿豈以王夷甫識
石勒便殺祿山於是不敢諫矣

因上馬遂索長

笛吹於曲曲成潸然流涕竚立久之時有司旋錄

成譜及鸞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

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

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

有意可名此曲為謫仙怨其音屬馬嵬之事厥後

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為

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大曆中江南人盛

為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述之

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
本事詞去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携鳥去平
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
後溪獨恨長沙謫去江潭春草萋萋余在童幼亦
聞長老話謫仙之事頗熟而長卿之詞甚是才麗
與本事意興不同余旣備知聊因暇日輒撰其詞
復命樂工唱之用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關衝
關金輅提携玉顏雲雨此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
傷心朝恨暮恨迴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
眉猶在彎彎軒以爲實史君序謫仙怨去劉隨州

之詞未知本事及詳其意但以貴妃爲懷蓋明皇
登駱谷之時實有思賢之意實之所製殊不逮焉
駢因更廣其詞蓋欲兩全其事雖才情淺拙不逮
二公而理或可觀貽諸識者詞去晴山礙日橫天
綠疊君王馬前鑿輅西巡蜀國龍顏東望秦川曲
江蒐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煙長笛此時吹罷何言
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彤墀鉅砌
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

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至舞
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伏宿於殿庭金甲葆戈雜以
綺繡羅列文武纓珮序立蕃夷酋長仰觀玉座若
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
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
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籠罩姬漢藩方職
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飾廉謹
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
海遂同文軌承平旣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
稼穡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

有藿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虧聖政亦使寇
犯神州鑿輅播越况秦漢之代魏晉之時立荒臣
殘豈不顛覆今則覩淳輝之列啓中興之期億兆
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隄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
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
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
幃匝於堤岸鮮車健馬比肩擊轂上巳即賜宴臣
僚京兆府大陳筵席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

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
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
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
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
者賞芳辰翫清景聯騎携觴疊疊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
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
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
際裴公與名士憇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
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指而問之吾賢

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喏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
縣令連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喏即不
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坐亦皆奔
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
訪之去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即
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
鈞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即不敢新授中書
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

真身相傳云是

釋迦文佛中指節骨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
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建塔又釋氏涅槃經云如來
於雙林滅度時於金棺銀椁積旃檀香焚之諸天
以八金剛分取舍利唯留四牙餘悉悞盡未詳此
骨從何 都城士庶奔走雲集自開遠門達於岐川

車馬晝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尋檀施京城

坊曲舊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
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時
物之價高茶米載以大車往往至於百兩他物豐盈悉皆稱是

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為龍鳳象馬之形紙竹

作僧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

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緇徒梵誦之聲沸

聒天地民庶間有嬉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

身以寶輦昇之居于內殿數月俄屬懿皇猷代密
使送於鳳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輓壘
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
去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眾及宮

車晏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圻有好事者密詢放光

之由云以大雲母片窺看遠而望之靡不傾信耳咸通乾符中興善寺復

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

碧華煥器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

方及遷化謚為普照大師信者咸為出涕劉都尉

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為弟子出城一日

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多為弟子出城一日

皆編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復思
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求鄒跋摩居金
陵祇洹喜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齋不殺
迫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法師不遠萬里來
化此國將何以教化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
法由已不由人且帝王凡庶所修亦有殊矣
若凡庶者身賤名微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
閨門其言不行於僕妾若不克已苦躬行善
持戒將何以用心哉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

為子出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則人神以
和刑清不夭其命役簡不勞其力辨鍾律定
時令鍾律辨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
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飢知百姓之寒斯
所以就於無寒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則眾
矣安在於闕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
弘濟也文帝撫机嗟嘆稱善良久乃曰俗人
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
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如公者真所開
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間每加延譽由此聲華藉甚時元相國積年老以明經擢第亦攻篇什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不容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者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慙憤而退其後左拾遺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進不合應進士舉亦以輕薄時輩所排遂成轆軻文公惜其才爲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其間章

句有聞疊疊不絕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貝麻來鵠賈隨以文章著美温庭筠鄭瀆何洵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賦標名賈島平會李陶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流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延暉以古風擅價皆苦心文華厄於一第然其間數公麗藻英詞播於海內其虛薄叨聯名級者又不同可年而語矣

國

朝圖
藏書

樂
祖
清
華



